乙巳消長錄 十五

編續錄 二

第十八

乙巳消長錄卷之十五

内編續錄 二

文成公栗谷李 珥

大司憲黃岡金 繼輝

大司憲巽庵沈 義謙

副提學草堂許 曄

文貞公南冥曺 植

副提學高峯奇 大升

吏曹判書青蓮李 後白

典翰南峯金 弘度

大司憲南逸朴 應男

文烈公重峰趙 憲

監司鶴峰金 誠一

校理灘叟李 延慶

瀟洒處士梁 山甫

正大谷成 運

履素齋李 仲虎

天休堂李 夢奎

陶邱李 濟臣

叅奉後凋堂金 富弼

府使省庵李之蕃

縣監土亭李之菡

監司習齋權擘

教官石洲權韠

崔樂

正言三足堂金大有

府使七峯金希參

副提學龜巖李楨

典籍葵亭姜濾

正郎杏院李阜

正道遥堂朴世茂

監察養真堂金澤

參奉永膺李至男

金喜慶

承旨靜軒李巙

教官洛川裴紳

義桂堂鄭之升

判官愚亭尹紀

郡守洪以坤

乙巳消長録卷之十五

内編續録 二

李珥

李珥字叔獻德水人學者稱栗谷先生 中宗丙申生 明宗朝登科連魁三塲選湖堂歷吏郎直學官止二相壽四十九謚文成天姿英明清通和樂少時感佛家之說入山一年旋悟其非從事斯學〻具體用折衷諸說集群賢而大成實東方千載之真儒經濟之大才也夙抱兼濟之志釋褐登朝明良相遇當乙亥分黨之際 上爲言疏欲蕩滌東西乃爲宋應漑

宋祺壽子朴謹元許篈許曄子筠兄所誣舟下海州未幾以冢宰召還夙志未成而卒文章爲東方學者最封事諸篇及東湖問答可以熟讀從祀文廟璿譜

七歲作陳復昌傳曰君子德積於內故其心坦蕩蕩小人惡蓄於內故其心長戚戚余觀復昌之爲人陰慄戚戚陽欲蕩蕩使斯人得志異日之患庸有極乎時復昌在比隣而有時譽後果起士禍本集

二十九歲甲子七月中生員進士八月明經及第拜戶曹佐郎翌年乙丑春移禮曹佐郎八月上疏論普雨又疏論元衡年譜

三十一歲丙寅冬拜吏郎翌年丁卯九月與六書郎
官上疏論沈通源上仝
三十四歲己巳除校理賜暇讀書九月製進東湖問
答〇一日於經筵語及乙巳事請削勳正名以定國
是翌年庚午與同僚力請削勳一時名賢大臣亦或
難之而先生獨抗議不撓年譜〇請削勳事詳見原編四
一日上語及乙巳事大臣有言善士多連逮者公
駁言曰大臣不宜含糊奸人造飾遊辭草薙士類藉
以偽勳今當新政宜先削勳正名國是乃定退而倡
議於朝則朝中先輩尚或有難公獨抗言不撓遂悉

力斡破之無遺朝野增氣 驁城撰碑銘
時退溪先生及高峯亦皆難之先生力主前議凡四
十餘劄言甚剴切五六劄外皆先生筆也至丁丑因
先生前日之議竟得回天羣情快之墓誌諡狀合錄
紫雲書院在先生墓下其廟庭碑銘曰天眷我東篤
生哲人聰明穎諳絶類離倫世遠言微默契道妙人
所分寸先生闊步其所千百先生十一旣透大原以
及微密追其弱冠能自得師其師維何關陝濂伊最
所尊信晦翁夫子盡讀其書以賾其意有如父兄說
門內事子弟聽受無所疑貳外內巨細悉皆承纉體

用大備理事一貫始焉析之入於無內終而合之其
大無外惟器與道是一而二七情之純其端則四物
格之云匪物自至我旣格之物無餘理前訓炳然豈
曰不路七十子喪大義乖弊先生闡發如燭照夜明
理之功孰與高下道明德立雖未四十聖賢相逢時
哉親見顧其陳說大經大典與世罔同屢屈而卷遑
遑救世如禹之急覔〻居巷若顔之樂善治雖無則
有真儒事親盡孝〻非可名事君盡忠〻豈其稱無
蔽無斁允集其成文在於斯捨此誰程 尤庵撰

哲宗庚戌賜祭文 文苑黼黻續編 時〻祠版入京

予於眞儒隔三百年敬信尊慕亦有遺編格物物格
由我知至七情紛處其端有四理具旨暗抉奧闡妙
蒙養可肇聖學有要傑巨後人手持秤金通透灑落
微密精深允集其成大猷時升儒術措世眞盛穆陵
晦翁亦嘗文靖眞聖論定不待道行也命魚水旁羅
龍雲儼旋仰止高山撤瑟陳籩行聖曲阜猶聞弦誦
湖廚芬苾令孫是供以昔精忠睠顧宗祊中天瑞日
依舊漢陽庶幾朝眞彌予寘昧仟替楹奠英靈如在
知製教朴昇壽製。申判書錫愚爲其弟玉堂錫禧
代製適申澥朴代朴遂仍用

金繼輝

金繼輝字重晦光山人號黃岡　明廟朝登科重試歷南床翰林吏郎直學選湖堂官止大憲文章鑑識爲一代宗主 師譜

癸丑尹元衡議通庶孼仕路盖元衡以其妾蘭貞爲妻又欲其所生通籍故有是議公以玉堂叅下劄論其不可事遂已論者韙之又還給沈貞職牒貞是已卯奸臣而時頗有紹述餘論者故有是命公以正言極論其奸凶之狀復削所復官爵 沙溪撰行狀

時權奸當國以言爲諱經筵唯々以分章析句而已

及公登筵專務啓沃見者嘆賞稱之以真學士時當乙巳士禍之餘人心斁敗不復知有清議公在銓曹與金弘度金虬諸人為友激濁揚清分別是非以為通塞之權衡自是人始知邪正之辨矣 上仝

公始與金汝孚柳塤同在槐院時汝孚每侵塤曰汝之險類汝兄堪也公言于金鎮曰柳堪見忤乙巳權奸有何罪惡而必舉其名辱其弟也汝孚非慕齋之子乎汝孚御之以公與弘度痛斥元衡之語告於元衡元衡恚甚必欲報之汝孚以檢詳欲亟陞舍人請於吏郎金虬謂其母病將死願為舍人以濟喪事因

李後白亦請 上行三年喪据禮引經明白精當 上竟從之見尤庵集青蓮狀

涕泣以示急切之狀而歸輒宿於娼家公與諸公共斥其惡汝孚乃行膚受之譖於元衡以嫁禍士林蓋元衡之黨判書權纘爲之謀主也由是一隊名流或竄或罷而公則門外黜送公遂退居于漣山先墓下蕭然一室只以經史自娛而已 上仝

恭懿大妃薨禮官議定服制于大臣領相權轍援引宋高宗服元祐皇后孟氏之例定 主上服爲齊衰杖朞公倡言曰 明廟承 仁廟之統 主上又承 明廟之統當爲承重服三年轍猶執迷不回公力主三年之議大臣朴淳等又是公議故事遂行 上仝

戊寅五月十九日 經筵大憲金其以宋麟壽具壽聃安名世追贈鳳城君賜祭白仁傑褒奬事進啓上答曰追贈重典也必如摧鋒陷敵致命國事或抗義死節或事君盡忠有功於民然後乃可舉也如此人輩假曰非逆不過自於朝中分彼此因以取死耳豈可爲褒奬哉鳳城賜祭亦不可輕爲白仁傑退老鄉曲予實未忘但若乙巳直言爲題目而加職則亦不穩當 黃岡實記

國家自乙巳斬伐以來群邪滿朝賢士屛息利欲滔天義理晦塞道路以目四方莫不噭〻於斯時也國

勢之危僅若綴旒公與思菴存齋高峯一齋及金公某李

公後白等諸人同德戮力有以正君心培士氣維持

其間庶不至敗而 明宗末年 上意大悟乃屛除

奸凶轉移風習遂使公論行於朝廷而惠澤及於下

民以至 宣廟之初儒風勃興善政大行上仝○朴南逸應男

行狀

沈義謙

沈義謙字方叔號巽庵青松人保庵連源孫　明宗朝登科歷南床舍人選湖堂官至大憲封青陽君元衡之黜公功爲多栗谷以戚里中善流稱之以分黨之事始起爭端出爲留守 號譜

乙丑年庭請尹元衡依律時其啓辭金參判 繼輝 及沈青陽多製之一日金參判曰今此啓辭吾輩偏苦製呈何不使新及第能文金孝元製之青陽曰彼於尹元衡請罪啓辭有所不能言者矣此亦指謫之言也

黃岡實記

許曄

許曄字太輝梅軒楮五世孫花潭門人號草堂 明宗朝登科歷舍人吏郎選湖堂官止行副學能文章有清名東西分黨為東人領袖 號譜

癸丑登基時尹春年以 王大妃從祖弟居要津用事於公為重內兄當托薦李戡銓書政府屬甚力終不遂銜之相與捃摭無所得屬公先廬火公欲慰大夫人且懼宗祀無所委家財營建至是同在府乃嫁以貪黷漁索旁嗾劾罷之 蘀齋集碑

壬戌秋夜對言如近世許磁主選不用閔鄚積謗遠

賜具壽䎘不顧其身以至賜死夫斷重辟必覆奏獨
于大臣不然臣未知其故也元衡等以公夜對所言
不是請毋顯叙　上仝
明廟嘗御夜對許曄與尹根壽入侍言具壽䎘素有
直名　上亦嘗教以直亮遽因一時之論坐被重罪
亦為可矜根壽亦從而進啓如曄言　上皆不荅翌
日兩司劾曄好生議論眩亂是非遞之是時李戡李
樑等方柄國論根壽亦斥除果川縣監東閣雜記
隆慶丁卯復知中啓言元衡芑欺罔　先王先后盡
取知名之士加以叛逆之名或有解者驅納一穽今

若正其罪而釋其冤則和可致而戾可消矣 蘋齋集

碑

初舉國請削乙巳勲公欲効一異論者由是居西幾一年上仝

書植

書植字健仲昌寧人號南冥性甚剛果明銳絶人少業科見聽松隱居北岳下欣然悅之廢舉還鄉折節為學〻以持敬為本銘其釼曰內明者敬外斷者義門徒之盛幾與退溪分嶺之半 明廟徵之不起上疏曰 殿下幼冲不過 先王之一孤嗣 慈殿塞淵不過深宮之一寡婦後以六品官召之登對而歸臨終謂弟子曰以我為處士則可矣若目之儒者非其實也贈領相謚文貞栗谷曰避世獨立志行峻潔真一代之逸民而第於學問之工無案得所上疏章

亦非經世之策然終始完節有壁立千仞之象南師古曰今歲處士星無光未幾而卒號譜
文定正位大小尹相搆先生益無當世意永抛博士業入智異山築室以居扁曰山天齋一意進修所造益以高明尤庵撰神道碑
六月 文定王后升位先生嘗言尹任無識鄙夫尹元衡奸巧莫測六月晦日 文定王后入宮七月初一日大雪是時元衡氣勢稍張東宮已覺孤危兩尹勢將相軋而強弱已自不同天之示譴又如此時事可知因絶仕進之意潛光林下學專爲己往來棲息

于宜春之明鏡臺 年譜○按年譜此段在己丑而文定升位入官在丁丑此段誤且語多可起

成參奉遇中慮 郭司諫珦伯瑜 交契亦厚二人死於乙巳每念之未嘗不流涕與人語及必嗚咽哽塞至死不忘 言行総録

論殺鳳城君因加罪乙巳餘人一時名士殆盡無遺宋圭庵亦被賜死先生聞訃痛惜之為位哭之 年譜

李芑嘗出使嶺外芑嘗以喜讀中庸為時所推以書抵先生論義理疑處先生荅曰相公以植棄舉業入山林意或積學有見而不知被欺已多矣此身多病

仍投閒靜只保得餘生義理之學非所講也言行錄
先生曰復古學聖賢之道而致知之見不明當時大
小尹之禍朝夕必發國勢杌揑愚婦所知猶不早退
於官卑之日以至於負重而不可解流死異域恐虧
於明哲之見也上仝

奇大升

奇大升字明彦幸州人服齋遵勿齋逈（與弟遵世稱雙璧）從子號高峰 明宗朝登科歷吏郎舍人藝應選湖堂官止副學與退溪有四七之卞退溪深相契許論薦于朝公氣槩豪俊淸名大著李樑之敗士流推重公亦經綸自負而有好勝之病壽以乙巳權奸為有功栗谷斥之公以南袞為擾亂朝廷南袞亦曰若使得志必害士流（號譜）

中廟 仁廟相繼賓天公以布衣童年素食而終卒哭及聞士林之變廢食垂泣仍閉門不出者有年已

酉始應擧登生進兩榜弱冠已名著士林文章擅場
尹元衡忌之認其卷在高等故黜之公亦不屑也 謚
狀

丁卯五月 恭懿殿未寧 明廟令政院考服制以
聞時退溪在京以為在禮嫂叔無服自 上合無服
衆莫違奇高峰以遠接從事追後入城曰 仁廟君
臨一國今 上自有繼體之服豈可援嫂叔之禮乎
退溪聞而思之曰明彥之言是也倉卒失對吾不免
為罪人云此言朝廷皆知之故丁丑十一月國喪雖
有一二異議定為繼體之服上下無間高峰之精詣

退溪之賑義一國頼之其利博哉 梧陰雜記

權奸濁亂之後公特立師友仁賢引接後進時人以小己卯目之其有功於新政甚大既而與大臣不合解職還鄉 謚狀

初尹元衡以 仁廟在位未逾年不祔文昭殿人心憤欝及 明廟當祔士論欲以此時並祔 仁廟公主張其議與大臣不合公入侍極言其謬誤以此忤大臣意 上仝

執義奇大升入侍經筵啓曰天下事不可無是非是非分明然後人心賑政事順矣 先王初年士林有

學行者小人媒孽以為倡起己卯之習初論以浮薄竟律以亂逞李彦迪宋麟壽盧守愼丁熿柳希春等是也 先王冲年豈知之也乙巳以後更無有明是非者矣 宣廟寶鑑

李後白

李後白字季眞夢庵叔瑊曾孫 明宗朝登科號青蓮歷三司選湖堂官至吏判選清白謚文清追冊光國功清德文章爲世所宗 號譜

公少時李芑謫康津時人稱芑有學公從而有學留數日卽歸曰吾數日見其處心行事凡於毫末一皆秘之君子心事豈宜如是也 尤庵撰行狀

同郷有叅乙巳僞勳者勢焰薰天猶重公名欲一見之公寄在山寺讀書其人托於遊獵與郷人相約而至公聞之移棲以避之 上仝

宣廟初服李文成公諸賢以為乙巳之禍甚於己卯若不伸雪人心怫鬱無以為國遂協力竭心爭論不已雖以李文純之高明亦不能無起於真偽之辨矣及 宣廟允從群議當有頒教中外之文諸賢皆推筆於公〻不辭應命其所以泝禍敗之源流斥群邪之奸欺著 明廟友愛之情發鳳城冤屈之狀明白痛快至使讀者感激而流涕論者謂不獨文章出等其志氣之拔萃可見於此云爾自是論議大定以啓宣廟清明之化公之功可謂大矣 上仝

仁聖之薨公謂繼統有祖孫之義當服三年 神道碑黃景源撰

金弘度

金弘度字重遠安東人東皐魯子號南峰進壯 明宗朝登科歷舍人吏郎選湖堂官止典翰以才學名而見忤元衡竄甲山以卒號譜

時金汝孚金鎮崔浩佑李濱為一隊金弘度金繼輝為一隊其為類甚多自相攻擊元衡自以為富貴已極無與於政權等閒省其勝負曰皆是吾家人也奈何必取舍於其間大臊弘度繼輝之意收拾人才伸雪乙巳罪人計也吾等若守法則先為擠擯行已處身有同俠客然士習日益浮薄實由此弘度或用乙

已餘賢許曄金就文徵探元衡元衡驚曰幾爲彼賊所賣即使汝孚等擊去之弘度謫死甲山其餘或竄或削繼輝以吏佐謫漣川漣川當作連山汝孚之黨亦不久罷黜燃藜述 掛一錄○按此条多可疑姑錄于此

朴應男

朴應男字柔仲潘南人冶川紹子號艮齋又號南逸明廟朝登科歷翰林三司吏郎選湖堂官止大憲以戇直敢言稱有好善之心士流推許謚文靖年四十六卒 號諱。艮齋當作退庵

拜直提學時群小眈眈善類顧亾以發會應教朴公淳議林百齡謚宜贈以恭貽尹元衡謂百齡故元勳而謚無忠字意可知乃許之 文定王后震怒命朴公下詔獄其禍將被及士林公爲之周旋得宜事遂已 玄石撰行狀

明宗禫畢始祔文昭殿先是元衡秉國謂 仁宗爲未踰年之君別祀延恩殿至是輿議悲憤欲與 明宗並祔首相李浚慶以爲文昭七位已滿 仁宗不必祔於是三司交章請罷其鋒甚銳公搖手止之曰原吉厚德重望 國家頼以安不可因一失而遽肆大攻我則斷不可爲必欲論此先去我可也衆論益激會李公亦自伏其非議遂以寢上仝

公與思菴存齋黃岡青蓮等諸人同德戮力有以正君心培士氣見黃岡傳

趙憲

趙憲字汝式白川人號重峰 宣祖朝登科官止宗廟令天資堅確學業純篤絶人之操高世之行事繼母至孝初學于土亭師事栗牛龜峰而獨篤信栗谷上萬言疏卞栗谷誣被配壬辰舉義兵殉節於錦山有殉義碑表義塚享沃川金浦書院有從祀文廟之議號譜

弱冠遊泮宮時館儒疏論妖僧普雨連月伏閤人皆相視懈怠先生凝然特立終始如一衆皆矚目尤庵撰行狀

丙戌疏曰李彦迪之辨姦獻忠權撥之臨危盡言雖謫遐荒凝然有大臣體貌金安國宋麟壽之分按兩南宣澤敷教而士民迄頼白仁傑安名世之危言直筆砥柱頹波而公議昭垂倘無銷鑠斬伐之禍則濟濟之盛匡輔之美必隣於文王之以寧矣噫此善人者何負於 國家何負於生民而彼讒人者如欲殄絶而不已乎惟其士禍之甚酷故識微之士咸謹於出處成守琛知有己卯之難而隱於城市成運身遯錦原之勵而蔵於報恩李滉心傷同氣之被禍而退居禮安林億齡駭見百齡之戕賢而棲遲外服又如徐

敬德之遯于花潭金麟厚之絶意名宦曹植李恒之
幽棲海隅莫非乙巳之禍有以激之也鄭之雲學於
金安國而懲其師幾陷大網韜名麯蘖成悌元親覩宋
麟壽之遭戮則婆娑末班詼諧終保李之菡目見安
名世之赴市則周遊海島佯狂逃世是皆廊廟大器
濟世高材鴻飛脫弋枯落巖壑自餘名流不遷則拏
戮京外為父兄者教其子弟咸以禮學為戒良才美
質無不斲而小之　朝無讜議權奸肆志並取忠賢
親友而撲殺之血流生民禍纏　廟社者至於元衡
李芑極矣而李樑者繼芑交熖又將畢害餘人人之

云亾邦國幾乎殄瘁矣何幸天佑東方 明廟晚悟
悉名海塞遷人漸復于朝林居逸民亦多奬叙惟其
戕害士林罪關 宗社者則不計戚里昇黜無疑雖
其 聖德天開忠邪自辨而李鐸奇大恒朴淳之宣
力為多噫桀安不誅宣帝曷立伾文不死憲宗何安
試觀華督之殺孔父而弑殤公梁冀之弑質帝而殺
李固姦臣擅國兇焰可畏手弄八柄口含百職非此
勝彼卽彼殺此昔在 仁廟賓天之日三臣就戮權
機抗論而見折則元衡之黨至有攘臂幸禍於賓廳
者不啻言論可繼者駢首就戮而 先王愛子以次

芟刈忠州已酉之禍草木皆枯百齡惡謚之加幾滅
儒林斬伐之威氣象如何而中學一會之際合坐畏
縮不敢秉筆大恒鐸淳視性命猶鴻毛惟以安　國
家定　社稷爲事抗章排雲而不愛其死朴淳則父
兄師友皆親見士禍者故慨憤有素戮力除姦是豈
欲託於沈義謙者乎

[illegible]

金誠一

金誠一字士純號鶴峯義城人藥峯克一（明宗科以詩名安東）弟（影臺五兄弟同亭）宣祖朝登科歷翰林舍人直學選湖堂官止嶺伯從事退門誠心矜式壬辰卒于軍有文集及風俗考異退溪言行錄（號譜）

壬戌 文定用普雨言遷靖陵元衡當國舉朝莫敢言公抗疏言爲 慈殿他日同穴之計使久遠配葬之元妃遂爲孤魂又曰嗣王幼冲政由 宮闈以一妖髡之邪說率用誤國家大事凡言五不可辭甚抗直父兄以出位觸禍力止不果 上乃作詩以寫懷（行

狀詳見晉雨傳

宋麒壽以特進官與子應溉應洞同入侍語乙巳宋泣陳冤事公以正言進曰棋壽在乙巳附麗權奸至録僞勳今見公論大行乃爲悲辭苦語眞小人情態也宋之三父子一時引疾人皆快之 年譜 荷潭日記

感乙巳詩平生山斗仰河西蟲鵠如今恨未齊莫語錦湖終命日大風翻海黑雲低 金河西乙巳亂後棄官不仕林錦湖亨秀賜藥于州庭是夜大風雲晦云

李延慶

李延慶字長吉號灘叟廣州人楓厓仁孫太宗朝右相玄孫適村集六代孫燕山朝被竄　中宗改玉籍薦孝友鄉擧有道登薦科爲校理禍作放歸忠州與陰厓李耔棹舟相訪乙巳復科不就其學擺脫俗陋卓然自立於頹波之中號譜

己卯春薦科被時奸人辠誣而論罷乙巳　仁廟命復之醜正之徒秉　明宗幼冲旋又誣罷今　上即位之明年乃申　仁宗之命公職秩如初退溪集碑

先生才歿李洪男上其弟不軌李芑鍛鍊大誅殺忠

成運

成運字健叔昌寧人號大谷自其兄遇死於乙巳隱居報恩篤志求道學問充養不求露世之事南冥稱之以精金美玉　明廟除六品職不就官至正享于象賢書院農巖曰力量雖不及南冥意思較穩帖 號譜

當陳復昌有名時先生獨以為不吉後仲氏果中其螫以死 尤庵撰墓碣

乙巳仲氏與群賢罹禍及伸雪先生作詩以見志其詩曰事往嗟何及懷賢淚濕衣波乾龍爛死松倒鶴

鷰飛地下怨恩怨人間説是非仰瞻黃道日誰得掩光輝

尤菴碣重峰蹟台録

李仲虎

李仲虎字風后孝寧大君後號履素齋柳西峰藕門人以遺逸薦授六品不赴 仁廟賓天率門徒哭闕外即歸老于鄉往往有驚世絶人之事倡學徒多聳動振作之效文章亦奇偉己卯乙巳後勸誨後進公爲之倡 號譜

己卯乙巳之後洛下之人一無以小學勸士者而仲虎杜門教誨徒衆甚多有朴應男朴漸庾孽金謹恭

重峰集

乙巳禍起士氣摧沮先生猶講論不輟與冠童就南

丘樹下習揖讓之儀時先生同門子有以直筆被誅者先生大傷悼與一二同志會哭而罷高風峻節自能砥柱急流不爲習俗所撓 退溪集

李夢奎

李夢奎字昌瑞慶州人訥齋朴祥門人號天休堂居泮為士類所重知世道不可為棄歸保寧 仁廟喪仰天椎胸作詩以傷之思齋曰天分之高非人所及號諧

仁廟初館中年少爭相高論先生憂之遂不居泮高論之士未幾皆敗 見栗谷集行狀

仁廟之昇遐也杜門謝客仰天椎胸悲痛者累月作詩傷之詩中有曰東方一千載皇天生舜禹朝野共欣歡至化期朝暮 大訃一夕播厥疾由哀慕御極

未踰年天意終難曉歡心變惻慟臣民如喪父士生
欲何爲盛事無由覩 上仝

李濟臣

李濟臣初字彥遇逃世以後改以愚號陶丘弱冠遊國庠與金后溪範裵洛川紳齊名自經乙巳無意於世日遊名山放歌傲玩以自娛　仁廟之喪心喪三年值諱日整衣欷唏（遺事云獨坐歔欷默然不語）忠孝之行清狂之節當世無比從南冥於方丈山下有詩曰巖下清泉新雨水石門松竹古僧栽何覺齋沆挽公曰異人神人不羈人三人化作一人身（號譜）

見時事將有不靖之漸欲涵其名迹為清河教官仍佯狂不赴擧未久乙巳之禍作從南冥於方丈山下

居焉遇有水石清幽輒移之無定所嘗服 仁廟三年爲作桐林別曲以見其志 行錄

公賦性清高胸中無一點塵累自經乙巳之禍放情物外無意斯世常以詩酒自娛飮酒微醺輒吟詩手撫瓢琴且彈且舞傍人莫知其意也常謂後生曰若等年少不知己卯乙巳之禍也或採春山薇蕨或釣前溪風月徜徉水石間以至終身 遺事

金富珦

金富珦字彦遇竹淵縁子退溪門人號後凋堂中司馬以遺逸薦授叅奉不就 號譜

乙巳 仁廟賓天富珦聞報驚呼如不欲生自是屛跡公車絶不復為進取計每於 孝陵忌辰入仁山父墓下痛哭終夜至老死不廢實松柏于庭扁其堂以後凋以寓歲寒之心又有詩曰感誦屈原岳飛傳遥憶河西聽松翁河西聽松皆乙巳以後自靖之人

○退溪詩曰後凋主人堅素節除書到門心不悅坐待梅花氷雪香目擊道存吟不輟徐克一詩曰西山

餓仁山哭尭爭日月炳萬古執正義秉天經終身不
仕不出户 壬午請諡疏

李之蕃

李之蕃韓山人號省庵稟性沉靜事親至孝精造道學天經地輿無不洞曉 仁宗時以遺逸薦注意白衣相會 賓天未果中司馬官止府使公之弟土亭學於公故公之歿為心制三年 號譜

李之蕃亦高士 明宗朝為司評尹元衡擅國刼令非理斷訟棄官而去結廬丹陽龜潭之上修養精神所居光明生室常跨青牛縱遊江上一日積雪滿山登玉筍峰玩賞一童奴驅牛從之顧謂曰汝亦有清興乎奴曰小童寒不知樂此也竟起家為郡蕭肰如

僧舍賦葛於峽岷作大索横亘龜潭兩岸懸空作飛
鶴騎之縋引往來如飛人望若神仙 休窩雜纂

李之菡

李之菡字馨仲省庵之著弟號土亭孝友出天氣度異凡於名利聲色泊如也少從花潭學易深知栗谷栗谷亦甚敬重以卓行薦拜六品終於牙山衙中 號譜

値磁芝斬伐之餘儉德避難不欲使人知其畦町故韜光混世累辭徵招 屛山撰謚狀

安名世死非其罪追悼不已 上仝

與安名世交厚死之日握手相訣於道裂裳裹足而適 東閣雜記

權擘

權擘字大手陽村近後號習齋 中宗朝登科官止監司文集行于世詩入詩刪初不甚顯而用栗谷薦從辟儐幕為槐院提舉安尹被禍後屏交遊靜默終身猶以皮裹春秋見忤於世 號譜

公少日與安名世尹潔同榻相得驩甚及二人以無閑鍵取禍死公遂括囊不言在一家亦不與人談笑終日看書而已崔瀌崔裕兄弟以隣生受學殆一年不問其名及登司馬乃知為誰其用是官不顯七十四卒 燃藜述

權韠

權韠字汝章習齋韠子官止教官歸石洲 歸講

退溪叅鳳城君啓石洲有詩曰從來戊己可傷䰟乙巳年間事更屯千古留名兩學士九原含痛一王孫是非滚滚終難定毁譽紛紛未易論安得長風掃陰翳高懸日月照乾坤所謂兩學士指晦齋退溪也文谷抄石洲別集以尤庵之言拔其詩於刊板 江上問荅

詩調騷騷乎晚唐以白衣爲儐相從事昏朝䟽菴 任叔英 劄科公有詩曰宮柳青青鶯亂啼滿城冠蓋媚春

暉朝廷共賀升平樂誰遣危言出布衣坐詩案就鞫被刑編配卒於東門外公嘗忿慨時事作詩譏刺又面辱權貴其氣節足以抗疏天門碎首闕庭而乃取禍於屋下細微之事可不惜哉 跡譜

崔櫟

崔櫟字大樹完山人嘉靖壬午生受業於花潭後從聽松南冥遊乙巳後無意人世有超然長往送老山水之計年二十九卒 見鶩溪集墓碣

仁廟初議擢遺逸士望多屬公會上賓事寢 南冥集師友錄

尹學士潔豪士也嘗對娼飲畏公知閉戶公入而正色不言旋罷席盖憚之也乙巳之獄以隣證被逮知舊皆驚奔入金吾公顧曰地禁不當如是及庭鞫供以嘗知桂林問事官色變再三問何從容應之曰當

時喝道去喝道去以是知之近来聞不得矣得釋上

仝

金大有

金大有字天佑金海人濯纓姪號三足堂己卯登薦科爲正言辭歸乙巳後因不就職 號譜

金希參

金希參字師魯義城人號七峰 中宗朝登科官止通政府使從眞樂堂(金就成)聞性理之說孝友篤至接物以誠公嘗卜妾河西曰君之內子挈幼窮居而君處有妾媵之樂乎公遽棄之河西稱其勇於改過(號)
譜

與河西金先生交契甚深公嘗杜門自守不喜交遊河西嘗言慕齋之賢勸之往見而公亦不即從後因公事始造其門乙巳以後世道危難公益自晦每公退杜門絶迹未嘗尋訪人亦無來訪者門庭常閴然

以此經歷危險而得免於世禍爲正言時忤陳復昌
出爲高山察訪未幾還朝歷官吏兵曹郎以多病告
未嘗久於其任辛亥受敬差之命踏驗灾傷於慶尚
右道辭朝政丞李芑謂曰國計方不足公須嚴勅將
熟作荒者公按事精明州縣憚其風采莫敢欺瞞深
山窮谷靡不親歷按劾數邑皆將荒作熟者廟堂不
恍寢其事公按事時訪南冥曺先生于鷄伏堂南冥
知公有歸田之計因勸其早决云 家傳
公有藻鑑能知人邪正尹彥久 字春年 立朝之初言論
頗清疎人或見欺而公獨知其懷姦絶不與交 遺事

李楨

李楨字剛而泗川人號龜巖　中宗朝魁科官止副學初學于圭庵河西卒聞大道於退溪之門有宋諸儒道學之書自公始刊布所著文集及景賢錄行于世　宣廟累召不起居萬竹山中教授生徒而卒享龜巖書院退溪曰好處甚好而見識未透 師譜

甲辰乙巳　二聖繼陟公皆為之心喪三年 行狀

乙巳名流投竄海島人莫敢相近龜巖一棹凢帆遠涉風濤樂與之遊 遺事

丁舍人熿謫巨濟金正言鸞祥謫南海先生泛舟往

訪無歳不然人爲危之先生付之一笑 行狀

姜隱

姜隱字清老晉州人號葵亭　中宗朝登薦科以翰林削科乙巳復拜典籍一哭　仁宗殯殿而還居利川因不出世語及時事北向長呼淚如雨下　號譜

李阜

李阜字子陵固城人躋杏院 中宗朝登薦科官止兵郎乙巳復科復拜是職謝恩還鄕享百源書院躋講

朴世茂

朴世茂字景蕃咸陽人號逍遥堂　中宗朝登科歷翰林三司官止正嘗載筆直書忤金安老為所斥李芑欲鉤致清顯公求外補其自守如此以善書稱著童蒙先習 號譜

金澤

金澤商山人以文章名世　宣祖朝登第被玉堂選未及顯用而沒官止監察兄子惺翁德誠從而受學見尤庵集金德誠碑

明廟乙巳士禍甚酷雖奇以青青自許者莫敢以為言君首以布衣獨上貽雪之疏物論偉之自是士類畧吐口氣

李至男

李至男字端禮延安人彥恍子鄭源女壻以薦除昭格署叅奉學者以地名稱之曰永膺先生見眉叟記言墓銘

嘗從屐素齋李仲虎學又出入河西之門嘗對策極言權臣之罪以此不第云以孝旌閭彌譜

丁未公考歿於舒川謫所以喪歸在道路晝夜不離櫬號哭不絶聲時沍寒凍雪盈衣當時禍機甚急雖親戚亦畏忌莫顧也公苦身竭力至親負土石以營塚壙仍廬於墓下朝夕上塚悲號莎草爲枯鄕里爲

之嘆息泣下以爲孝子之至行也三年之外每有忌
辰必食疏食飮水不與人坐以爲終身之喪記言
鄭孺人乙巳其家旣滅門而死繼母權氏無所歸孺
人請於姑安氏奉養於家三十餘年權氏以天年終
上仝

金喜慶

金喜慶、州人十清軒世鄕孫子天柱護軍 見眉叟記言陰記

金喜慶以叔父佐郎𥛚死於乙巳事遂沒名不出於世上仝

李巙

李巙字士高號靜軒延安人樗軒石亭曾孫靜菴門人　中宗朝登科歷南床翰林官止承旨乙巳貶卒曾孫有竹牕時稷殉節江都 號譜

以靜菴門徒甚有士望乙巳罹禍官不顯 尤菴集

已卯捷文科拜注書時士林獄公與柳仁淑累叩閤曰與彼同事臣亦宜獄　上曰退仍病免 洪聖民撰誌

早從靜菴游又為奸黨忤仍絕交游惟李晦齋每屈于第 上仝

乙巳獄鞫訊清流公為問事郎還家咄咄至廢食是

年冬以都監 仁廟葬陞大護軍明年拜僉樞朝京
丁未八月牧楊州未赴而卒 上仝

裵紳

裵紳字景餘號洛川往来退溪大谷(成運)葛川(林薫)三先生門與申松溪(季誠)吳德溪(健)黃金溪(俊良中宗朝科學行可稱但承權臣旨以舟川為詭論停舉)最相友善幼時見乙巳之禍將起作帷雨賦以示傷時之意天姿粹美孝行篤至 宣廟初極選名儒為教官公與月川趙穆為首舉人以為德舉(號譜)

恭僖末在太學不樂歸其明年士禍作(眉叟記言行狀)

鄭之升

鄭之升字子愼礩之子號叢桂堂以家累停擧玉貌瑩然有詩名居龍潭嘗乘一大龜而行休則置龜巖閒有雲盖其背奴輒跡而牽来庇南數百步有設醮步星之所縹緲高峙頂戴一松至今邑人傳之（號譜）其傷春詩曰草入王孫恨花添杜宇愁汀洲人不見風動木蘭舟芝峰類說此詩混書唐詩集中以示崔慶昌諸人皆不能辨云而細味之有不似唐者矣霽湖詩話林白湖誦此絕句為近世絕唱自以為不可及是則然矣留別詩曰細草閑花水上亭緑楊如画

掩春城無人解唱陽關曲只有青山送我行 國朝典

謨

尹紀

尹紀字理之坡平人司評元凱子元衡之姪號愚亭官止判官墓碣

君少而不羈性碩大清虛凌厲慷慨有大節多豪佚氣愛讀荊卿傳然天資甚高不刻意爲學思甚精遠至於内外輕重死生兩塗卓有所見其心不惑飲無量或連月沉醉悲歌徘徊人莫能測或指之爲愚於是仍自號爲愚亭不赴科試作詩慕李白吟輒見傳誦年三十三以病卒于家臨死與平生往來談論甚清無一言及身後坐而盡初文定以君主坡山祀

授以典艦司別坐辭再强之以水運判官黽勉以起漕民戴冀爲父母乙巳七月葬于交河交遊輩傷無以爲情相與出布買石識其墓友人帶方尹潔爲之銘曰駑駘肥澤騏驥羸瘦小人必不夭君子必不壽自古莫不然吾又何咎上仝

尹生紀早有俊才與尹長源善遇乙巳士林之禍佯狂不赴舉寄居碧瀾渡有詩曰柴門日暖桃花靜無數蜻蜓上下飛午夢初醒童子語折來山蕨滿筐肥及疾革援筆書紙落烟霞二十餘春撫宇宙而長辭尹長源以詩悼之曰危樓百尺碧瀾頭山自蒼蒼水

自流惟有白鷗三兩在飛來飛去海門秋 芝峰類說

栗谷別集亦云公預度乙巳之禍機佯狂不赴擧

洪以坤

洪以坤字仲順南陽人嘉靖戊申試武藝除部將官止郡守性至孝丁母艱至練自斷季指埋于墓前喪畢别造考妣位牌安于淨室朔望必祭出入必告雖不酌禮非真孝則不能也 見栗谷集墓碣

尹元衡是公從表兄也州郡歲時輦賂狼籍公有禮遺不過直百鈔元衡駭其簡示族黨以傳嗤焉在載寧時元衡奪其郡人家富奴要没其財奴籍其太半不肯盡納元衡囑公殺奴公不從又嗾方伯必殺公牒以實竟得免死及元衡敗奴訴法司伸冤悉陳其

狀𡨚官咸嘆異之 上 全

乙巳消長録卷之十五